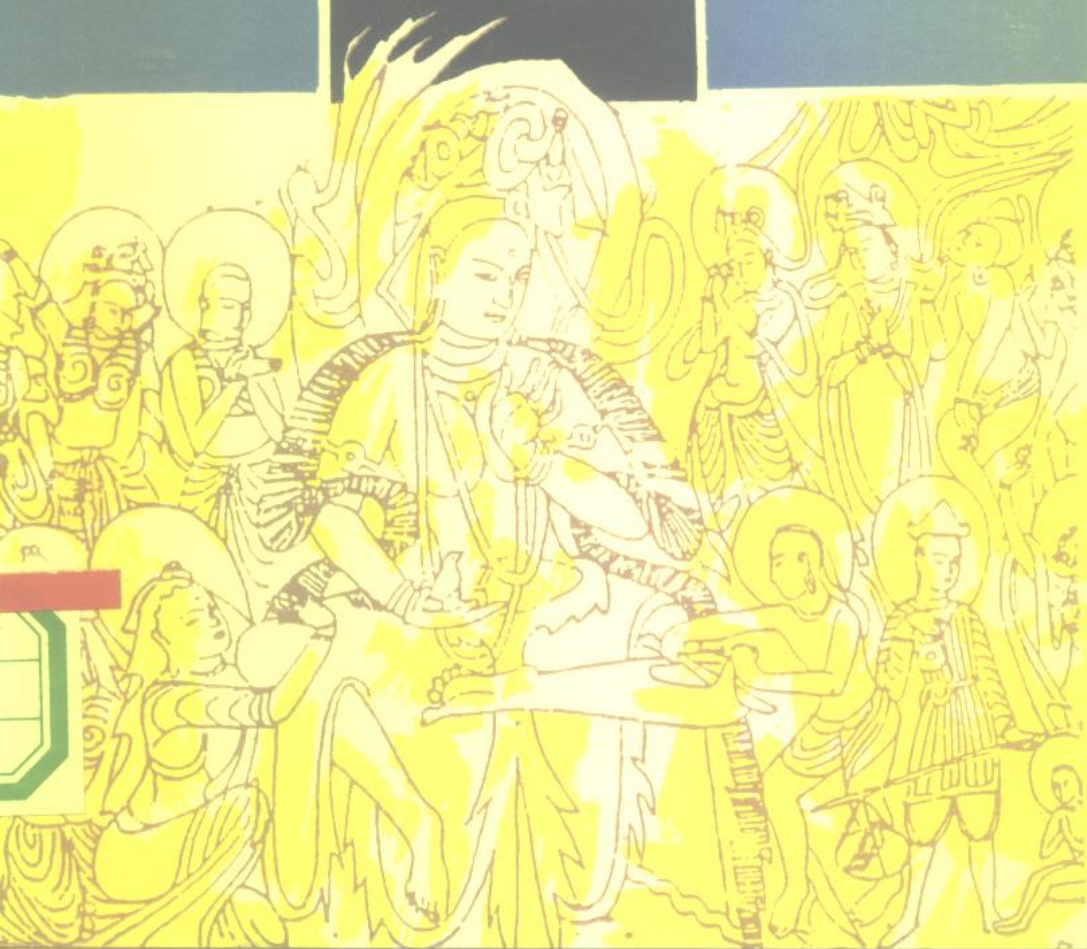


● 社会史丛书 ●

侯杰 范丽珠

中国民众 宗教意识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社会史丛书

侯杰 范丽珠

中国 宗教音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

侯 杰 范丽珠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3 插页 21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01—01736—5/K·229

定 价:8.80 元

目 录

导言：步入中国民众的宗教世界	(1)
一、民众与宗教	(2)
二、中国民众宗教意识诸特征	(6)
第一章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生成环境	(17)
一、社会土壤	(19)
1. 农业社会：民众宗教意识的摇篮	(19)
2. 家族：中国民众的教堂	(25)
3. 专制统治：置中国宗教于股掌中	(31)
二、文化背景	(37)
1.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理性传统	(38)
2. 中国人的根柢与精神食粮——道教与佛教	(43)
3. 儒门释户道相通及其他	(48)
第二章 敬神如神在 不敬如土块	
——中国民众淡漠的宗教情绪	(54)
一、千里远烧香 不如在家敬爹娘	(54)
二、无可无不可的超然意向	(64)
三、以人性度神性	(68)
四、戏谑与不敬	(74)
五、若不与人行方便 念尽弥陀总是空	(82)

第三章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格…………… (86)

一、凡间千般事 皆需神照应…………… (88)

二、有求必应——寻找最佳效果…………… (104)

三、《功过格》与民众实用的宗教心理…………… (107)

四、民众功利意识下的“人间宗教”…………… (111)

五、“吃教”、“反教”——为现世的宗教心态…………… (115)

第四章 分裂的宗教情感

——中国民众的多神崇拜…………… (130)

一、拜倒在群神脚下…………… (131)

二、见神就磕头 逢庙便烧香…………… (136)

三、庞杂浩大的群神谱系…………… (142)

四、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混乱特征…………… (153)

五、三百六十行 行行都有神…………… (161)

第五章 此生与来世

——中国民众的生死观…………… (166)

一、乐生恶死的心理取向…………… (167)

二、魂归何处…………… (171)

三、冥界：天堂与地狱的想象…………… (179)

四、身后世界：人间的延伸…………… (184)

第六章 扑朔迷离

——中国民众的鬼信仰…………… (195)

一、无鬼说与鬼信仰的千年搏杀…………… (195)

二、魑魅魍魉…………… (199)

三、说冥道鬼…………… (203)

四、驱鬼除祟保平安的愿望…………… (209)

1. 形形色色的逐鬼仪式	(209)
2. 千奇百怪的勑鬼利器	(219)
3. 钟馗信仰	(222)
第七章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核心	
——祖先崇拜	(230)
一、慎终追远	(231)
二、崇祖敬宗：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	(237)
三、要得福祭祖宗	(241)
四、皇皇始祖	(245)
五、祖师崇拜	(251)
第八章 迷信与禁忌	
——中国民众的神秘心理	(260)
一、虚幻的信仰 粗鄙的仪式	(262)
二、太平天国的巫覡色彩	(297)
三、巫风与义和团	(299)
1.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迷信心理	(300)
2. 请神上法与刀枪不入	(302)
四、民间禁忌诸表象	(309)
第九章 架构自己的神殿	
——民间秘密宗教与民众宗教意识	(315)
一、浑融的信仰 荒诞的预言	
——民间秘密宗教的内在精神	(317)
二、许诺、利诱与自我神化	
——民间秘密宗教的传教手段	(329)
三、千夫吁天录	
——弥勒信仰与民众宗教意识的叛逆性格	(341)

导言：步入中国民众的宗教世界

就在人类慢慢摆脱茹毛饮血的生活，逐渐开始孕育自己文明的过程中，其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仿佛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捉摸。人们于是下意识地信仰、依赖、讨好、顺从某些超自然的力量，在对无法捕捉却又似乎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中，人类也就不断地建起了自己的神殿——宗教。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印度、巴比伦、埃及、中国之中，南亚次大陆和安那陀利亚高原诞生了流传至今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可以说这三大宗教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是无法估价的。唯有以五千年文明皇皇伟业著称于世的华夏民族，她那源远流长的社会历史中闪烁的却不是神秘主义精神；她那功昭九州的赫赫始祖黄帝、嫫祖、炎帝、神农氏等都不是妖怪、魔王，而是附丽了诸多伟绩的、具有人性的发明家；她的文化偶像——孔子是个大智大伦的哲人，却从来不是未卜先知、威严凌世的教主；王朝统治者从未屈服于教权，反以其好恶决定着宗教的命运。结果，中国本土没有出现过一种独立的、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制度，唯一的宗教——道教也是救世的宗教，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

所以，在海内外很多学者的论著中，常常以孔夫子数千年前的“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等聊聊数语来揭示

中国文化非宗教的特质，将中国社会历史完全描绘成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模样。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指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钱穆也认为：“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①

的确，中国民众不像基督教、犹太教的信徒那样只信仰一个神，认为自己信仰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西方人宗教情感的排他性十分强烈，宗教的争论、宗教战争时有发生，甚至同一宗教不同教会、教堂的成员彼此也互相排斥，断定只有自己的神是真的，要消灭所有其他的神和偶像。相形之下，中国民众显得宽容得多，他们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趋向于包容性。他们可以游离于各种宗教之间，多数人并不归属特定的宗教，善待一切的神祇；以人性度神性，对神的供奉则常受功利需要的左右，所以难得为宗教精神而辩论，更鲜有为神而牺牲，与神共沉浮的冲动。中西方宗教精神、信仰方式的这种差异是各自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的产物，在相互比较中，能更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及其特征的研究和理解。

一、民众与宗教

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天下名山僧占多”是人所共知的。无论是闻名遐迩的通都大邑，还是荒村小镇都散落着从属于佛、道不同宗教系统的庙宇寺观、各种民间信仰的庵堂及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堂。据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刻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京城辖区宛平有寺、庵、观、庙、堂、祠 575 处。近代以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 17 页，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后，庙宇遍布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很多农村“虽二十五家之里，尚有五道庙、七圣祠”，^① 上海县就有大小寺庙庵院 315 所。庙宇的堂皇与简陋、秩序与杂乱都毫不影响人们祭拜朝香的热情。由于烧香拜佛并不是富有者的专利，很多孤立无助，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的人更会从寺庙中寻求心灵的抚慰，因而经济的贫困与庙堂的华丽相对应之现象在某些乡村并不罕见。民国时期社会学家曾经到北平西北郊西柳村去放贷款。西柳村是个破落的小乡村，只有 50 多户人家，想借钱还债或做小本生意的在半数以上，经济的衰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村中唯一的一座庙宇却修得很整齐，而且是新修缮过的；那笔修缮费比贷款的总额都要大得多，社会学家们不禁慨叹神道的“榨取力”和超人的力量。^② 由此可见宗教在民间社会的深刻影响。

或许我们无法厘清难以胜计的庙宇群中有几许是由普通信众或一般百姓修建的。不过，无论是庄严巍峨的大雄宝殿还是形制简陋的乡间小庙，都无一例外地接纳着远近的香客。烧香磕头、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中不分贫富，神仙灵长似乎并不因为跪倒在面前的人地位卑微而拒绝接受叩拜、供奉。要想认识、了解在没有正规宗教制度的国度中宗教之存在，只须到各地走马观花地做一次巡礼，看看矗立着的庙宇，似乎就昭然若揭了。这有形的庙宇不正是无形的宗教意识的一种无言的明证吗？

庙宇的遍布城乡表明，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的后代中的确是存在着对各种宗教的信仰，包括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民间秘密宗教的信仰。显然，这种颇具广泛

① 李光庭：《乡言解颐》卷 2，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参见李光庭：《优生原理·自序》，上海观察社 1949 年版。

性的宗教信仰绝非是理性大传统下的个别现象。按照宗教心理学的理论，宗教意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意识形态上的——神学、宗教哲学、伦理学和教会的社会学说；二是社会——心理上的——对人们实际起作用的意识，人们的宗教观念、感情、心理以及行为的模式。

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正统的具有较高文化修养以儒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尽管不断张显着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中国社会上宗教势力的潜滋暗长，彻底阻碍形成民间特有的宗教信仰体系和方式。在长期的历史运作中，虽然中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经典文化的制约，但是由于经典文化常常流于境界过高，理想性太强，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为日常琐事所困扰，很难与经典文化完全保持一致，从而导致经典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脱节。况且，中国民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同时也受到这灿烂文化与文明的作用和影响。当他们在接受某种思想观念时，也有适合其水准的自身选择。在经典文化的理性指导与民间文化非理性选择的相互作用之下，经过现实生活的催化、世代演变，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遂区别于文人、士大夫们或知识分子们的信仰，成为特有的社会文化基本内容。

中国民众指生活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属于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手工工匠、小商人、城市下层贫民、未及第的读书人或落魄文人以及下级僧侣等。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宗教心理、宗教情感、宗教道德以及宗教价值判断。中国民众宗教意识虽属于低次元文化，却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特征，寓于信仰方式、崇拜对象、宗教习俗之中。在他们的宗教

生活中，“没有核心权威，没有专门的僧侣，没有言简意赅的信条，没有至高无上的仪礼，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遵奉的原则”。^①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负有盛名的宗教家。他们对佛教的移植、发展，道教的创立、演进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任何个人的修道经历、体悟及著述，都不能充当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宗教。无论多少部皇皇巨帙的宗教典籍，各具特色的佛教史、道教史，也只不过是其宗教自身的发展或式微的某种显现，难以寻得接受宗教教化者一普通信众的宗教态度及其心理轨迹，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静心细想，在浩荡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卷进了多少似乎并不是风流人物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铺路者。虽然他们不一定风情万种、吟诗弄月，却都曾经是有着苦辣酸甜诸种体味活生生的人；他们并不神秘地在世界上生活着，却又一代又一代与那些冥冥中的超凡力量沟通、交往。他们对宗教少有或没有深邃的理念上的阐释、思索，然而宗教的确是他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给他们辛劳的生活增加了忙碌，给他们平淡的生活增加了快意，给他们快意的生活凭添了恐怖，而驱逐恐怖的方式是祈祷神灵、斋醮仪式，仍然离不开宗教的帮忙。

任何社会行为都是行为者固有精神世界的产物，中国民众的宗教行为也是由其自身宗教意识决定的。中国民众的宗教情感宣泄在他们参拜的庙宇和庙宇中无数神灵、偶像上；在他们从诞生、婚配到死亡的人生旅途中每一个驿站上；在一年四季的每一个神的诞日、祭日和无数酬神的日子。

^① 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第37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中国民众常以宗教作为协调自己在阶级压迫、经济盘剥下心理失衡的手段，不仅如此，还借助超凡力量反抗封建专制统治，为获得或维护生存权利而抗争。在民众发起或参加的政治斗争中，各种各样的神灵虽然常常激励起狂热的情绪，从而淡化了农民们的政治理想，但是我们却不能低估它们对民众的影响，以及民众从它们那里得到的鼓舞。义和团运动时期，设坛请神十分流行，甚至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各路神仙的牌位赫然地供奉在城镇村庄的坛、厂中，从属于坛厂的团民“晨起入坛，须向神叩首，演习须向神叩首，出巡须向神叩首，归坛须向神叩首。一饮一食，皆须向神叩首”。^①从早到晚，叩首不止，叩首以多为贵，以响为要。如果民众们没有一种超越自我的宗教意识这是很难做到的。

二、中国民众宗教意识诸特征

宗教是对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与抚慰。^②对于超凡力量的崇拜与信仰是人类精神上的需要。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许多自然界奥秘无法揭示的条件下，人们往往更渴望受神秘力量感召得以处理宇宙和人类关系的问题。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化似乎也不能解开这天地之间所有的谜团，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

① 《义和团》第1册，第270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② 参见弗雷泽《金枝》上 第7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效地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①而人类对宗教的信仰崇奉便逐渐地成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中国民众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活中，对自然的依赖非常强烈。他们的宗教意识正是农民小生产者及其他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心灵困厄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习俗、劳动生产中建构了祈求超人间力量保佑现实人生的信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典型特征：

（一）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存在的客观性。宗教意识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特定宗教组织形态之中，依据某种教义、教理而形成的信仰观念。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及借以获得冥冥中无形力量安抚、护佑是宇宙中生存着的人类的一种本能需要，也广泛存在于那些没有特定教派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普通人群中间。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并不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或不专属于某一个宗教团体。我们知道，在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宗教制度，即便佛教、道教的宗教团体，在民间的组织也是相当松散的，对于非出家修行信徒的控制不十分严格，可以说是很放任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民众们既信仰佛教，也信仰道教，或者不是任何一教的信徒却又礼遇不同教派的神灵，有着混合信仰，而否认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十分丰富的宗教意识。

（二）原始宗教的孑遗与民众宗教意识的蒙昧特性。中国农业文明的早熟以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长期稳固地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保留着浓厚的原始色彩。由于农业宗法时代的多神体系不断扩大，广大民众难以接受一神信仰。人类文明初期对自然现象的崇信，并没有在中国民众宗

① 参见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第48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教信仰体系中消失。他们仍然崇拜太阳、月亮、高山、巨石、毒蛇、猛兽及各种动物。多数民众没有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他们在自然面前感到自卑、无奈，似乎很难承受、抵御灾难，于是只好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承认灵媒能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将虔诚与崇拜转达给冥冥中的主宰，降福祉于人。因此，占卜、祭祀、祈雨、咒术等各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和神之间原始契合在东方土地上从未停止过。在某些紧急时刻，人们还会抛开那些通灵者直接进行巫术活动来感动神灵，降恩赐福。

文明的曙光在东方升起，并不意味着迷惘与困惑的完全消失或减退。在充满奇异的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常常会显得渺小、微不足道。孔夫子及其后辈传人不屑于阐释那些令人困厄的宇宙现象和生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将等待精神解脱、引导的普通民众推向了神秘主义之途。在儒家经典思想文化无法给民众以更多的精神满足或某种启发时，那些直接诉诸于情感、打动人们心弦、很平易近人的种种神话、鬼话、仙话和巫觋方术，便为人们所接受，并且还融入了民众宗教意识。原始宗教信仰的孑遗较普遍地存在于民间，不仅使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保存着斋醮、祝咒、符篆等迎合民间低次元宗教需要的种种仪式，还使异域传来的佛教也涂上了一层巫觋色彩，而在民间悄然传播、流行的秘密宗教更是以吃符念咒为招徕信众的手段。

原始宗教观念混融于民众宗教意识中，规定和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民间所流传的各种谶语、讹言及鬼怪传说，总会有很多的信众，虽然也有人抱着怀疑态度，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却是一种普遍心态。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会讹传为与人的吉凶祸福有关，从而导致广泛的恐慌，甚至于还会引发出

某种去祸趋福的举动。至于人们对某些怪异现象的迷信诠释信以为真，以为念经修炼便可得道成仙，具有超凡神力，则是民众迷信心理作祟的结果。

(三) 民众宗教意识的实用风格。人类将大千世界划分为人的王国和神的王国，神秘未知的部分即是神的王国。人类想利用未知的部分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所以一切宗教的崇拜可以说是人类利用宇宙神秘力来满足他们愿望的一种尝试”。^① 这就不能不使宗教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服务的，多方面抚慰着人的心灵。中国民众利用了宗教的这一特性，在宗教意识中表现出的功利性格十分突出。中国民众的人生观是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日常生活虽然不免充满艰辛与磨难，劳顿与挫折，但是却从中找到乐趣：家庭和睦、和谐，共勉共乐。普通民众把精力多放在家庭上，热衷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对虚无缥缈的来世兴趣索然，对颇费思虑的宗教理念鲜有涉及。当然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存的忧患是与生俱来的，同样也存在于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正因为能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现实生活，所以为了解决生存等实际问题，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鬼神仙佛打交道，求神拜佛，祭天祭地。极普通的家庭也要贴门神，供灶王，摆小佛龛。其目的不过是贪生畏死，妄意求福，希望通过随时可行的仪式满足自己延年益寿、消灾趋福的心理，显示出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极强的实用风格。似乎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只限于与生活关系密切的那部分。民间诸神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随时随地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实用心理。遍及城乡的庙宇也因其中神灵掌管不同的人间事项，显示着各自独有的威仪。

① 薛曼尔：《神的由来》第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人们对神灵的祈盼很实际，为了达到有求必应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它们。出于某种功利心理，他们对神的供奉也以人们普遍喜爱的物化形式来进行。

（四）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多神性与混乱性。中国民众在实用动机驱使下进行的宗教活动，遂令我们这个有非宗教国家之称的国度，同时却又是多宗教的国家，如此矛盾的现象，照表面上看，似乎可怪，若从事于思想历史的考察，就会爽然知道它并非矛盾，而且有必然的理由存在着，^①为了求得神灵对现世生活的保佑或借助神灵摆脱实际生活中的困境，中国民众常常将“有求必应”作为最佳效应，从不受宗教信仰的限制；以为求一神不如求多神；如果所求的神不灵，不仅可以弃置，而且可以移情他神。很少有人认为只能够信奉一神或一个宗教信条，因此，多神崇拜也是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数不清的神仙来自不同的系统。他们“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②。可以说中国民众在诸神的监视下生活，为了求得平安，而屈从于多神统治。

多神信仰在民间的泛滥也造成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混乱。特别是当外来的佛教与本土道教成为中国两大宗教后，许多人出佛入道，同时信仰，互不相干，乃至将佛、道与儒家学说融合于一体，号称“三教归一”。明清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秘密宗教更是将中国民众多神崇拜的特征表露无遗。直到近代仍有许多秘密教门融合多种宗教，表现出明显的庞杂与混乱性。

作为中国民众宗教信仰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神崇拜，也带

① 参见陈钟凡：《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序》，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69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有十分突出的多神性以及混乱性。行业神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因此说，行业神数量相当多，有的行业少则供奉一个及两个以上的神灵，多者可达数十个。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神灵被不同的行业同时恭奉为行业祖师神或保护神。行业神的来源没有任何限制，包括人和神两种。佛道诸神、民间鬼神、自然神与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小说人物、戏曲人物等共同成为不同行业的崇拜对象。

(五)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社会整合性。人类对生存问题的关切是一切宗教的本源。人生旅途，对于天地之间耕耘劳作的人们来说，一切似乎都是未知数，人们不断地受到各种吉凶难卜的事情的困扰。为了安抚和激励心灵，从而坚定对未来的希望，人们往往通过某些宗教习俗成的禁制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中心可谓趋福避祸，所以各种禁忌也就十分发达普遍地存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一般民众对于禁忌的遵守，往往出于对冥冥中操纵人命运的神灵力量的确认。禁忌是消极回避、自我抑制，是民众心理上、观念上以及潜意识里既复杂又抽象的产物，受到普遍遵守，以至流传数千年，深存于民众宗教意识之中。

由于许多禁忌建立在鬼神和巫术观念的基础上，带有迷信色彩，所以广大民众不敢越雷池半步，言谈举止皆小心行事，以免因为不慎而招灾惹祸。我们认为民间禁忌是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在日常生活的一种表现，具有神秘性、功利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社会整合性，借助对民间禁忌的重点考察，将有益于深入研究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和迷信心理。

(六)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包容性。透视民众宗教意识的生